

劉子卷之六

播州錄事參軍宋孝政註

無六

妄瑕第二十六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

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

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皆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五星有孛

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詛舜有囚父之謗湯有

故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

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謔君之迹管仲有

借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沴

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公伊管之

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

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恠耶是以荆岫之玉

必含纖瑕驥龍之珠亦有微纈

海中龍王領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重

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過值龍道開得入龍宮中又值龍睡偷於領下取得

明月珠將出天下無價由有微纈海人恐

兒更入九重淵被龍毒之方呼兒對面以

明月珠撲碎之也

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

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

伊尹夏之庖廚傳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駟

千木晉國人僉賣交買之人也隱才不仕

文侯知其賢徃聘千木之家千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倦乃聘千木爲國相後

秦簡公欲伐魏千木大賢在文侯爲相秦公怕不能用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

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名不

兩感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勣曰吳起

何如人也

吳起衛人向楚求仕鬻母臂爲誓九年未

遂其母遂亡楚朝卿相言王曰吳起親亡

不歸于葬此不孝也豈得爲相乎其吳起

歸家持孝三年畢乃往魏求仕文侯用爲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爲

文侯復五城於是伐秦復魏五城乃更北征燕趙並歸於魏此者吳起之功也

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

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讒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無知曰

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得施其策故

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閼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

范增是楚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設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計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士忘其忠武受他財寶

豈爲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平又刻木作人羅綺衣之爲女於城上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閼氏聞之心怒

忌憲寵愛美女遂開陣救漢軍出此皆陳平之謀計也

高祖棄陳平之小智採大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而知

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

盡因剪樹而棄之覩縛錦一寸點乃全足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志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燭之霍不生飭鱗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廩澤不辭污穢

佐世良才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若其畧非也雖有衡門

橫木爲門言卷頭之門也

小標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賊之堅蕭曹對

管之吏

蕭何曹參小時皆作庸吏寢貧不可計也英布刑墨之隸

人僕也王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

寺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也

非國君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爲雜衛雜

衛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雜而行一戈在前一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姓英名布少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黜後必王黥者墨刑之罪英布後果坐法被黜作守門之賤

衛布乃笑曰相者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爭天下封英布爲九江王者矣

周勃俳優之任

俳優是戲技之名晉時有優旃史記滑稽

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戲著名急就篇云

喝是俳俳是笑俳優一物二名令散樂戲爲可笑之語也周勃少時是俳優伎兒解吹蕭父諸管絃每與人送喪以俳優卑賤之士後爲漢高祖右丞相才越朝廷莫能過也

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頽濁鄒梁父之大盜也鄒是齊人爲大梁赤眉賊後爲景公大臣梁父地名也

而爲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袁精目

袁精目楚人也饑餓在道而卧有人與其食而哺之乃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吐出其食而死也

鮑焦即鮑升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擔挈畚而拾木實爲食子貞過之於道謂之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聞不已知而道

不已求是忤行也上不用而求之不止者

是毀廉也行忤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

愧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汚

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蔬菜哉鮑焦曰

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

遂棄其身立於梁下投洛水之上而死魯

仲連曰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

爲人也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

功挫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

冰清玉潔義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

首陽楊朱全身養性

楊朱爲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子

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朱曰天下之事

非一毛可濫若墨子爲人以身爲仁從頭

磨至足以利天下則能爲之此二子行殊

而立名一也

德非不淺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秦蹈白刃

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

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

貂白狐制衣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

衣之美也麤苔蕪荆編以簾笠葉微踝紫纊

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裳雖異被服寔同

美惡雖殊通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簾不如裘被雪三沐雨則裘不及簾以此觀之適才

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

菱牽石姑之舟

○引索貌也又云正舟索者也

則歌噓喚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

引重袖刀不如虛喚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殷

庭也鳴珮趨蹠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

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溫顏下氣之美然而

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

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教吹贊贊才

切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衛

之珠

隋侯是隋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

侯取蛇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也瘡得瘥遂放今去經三日乃銜明月之珠來報隋侯謂言蛇欲害已乃拔劍欲斬之及細視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來報

恩也

百代之傳歷以之彈鷺則不如泥丸之勁也紫谿之劙天下之鈍也用之穢穗曾不如鈎錄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孔子遊於木山馬佚犯食野人禾野人捉

馬不還夫子乃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藻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語後令馬圉往取

乃用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

未並是若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

之乃還馬馬圉是掌馬人也

越王退吹簫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簫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今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

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  
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躡鍤

強眷者使之負土昧目者使之準繩僵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

卷六

甯戚初仕於齊佯爲商人見桓公乃扣角而歌歌曰浩浩之泉游游之魚懷德不仕

卷六

乃容將軍者也

雞鳴之客

馮驩爲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得菜驩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不識驩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告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以獻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中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惟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

齊爲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關未開馮驩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大吠乃開關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王來追之不及

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

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爲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推勘無罪欲放之季孫媿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妄執我之時對

○諸侯云我有罪今就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我始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吾皆憲不樂季孫曰何

爲不樂叔魚曰吾聞晉侯於別處修一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晉故叔魚冠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發兵攻楚楚王茫然是懼以爲無計市偷乃陰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帳帳送與子反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乃往齊軍營偷齊將

晉侯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王明夜又直

入齊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

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怕迴軍便還也

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

未肯有望風而逃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

○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爲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推勘無罪欲放之季孫媿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妄執我之時對

○諸侯云我有罪今就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我始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吾皆憲不樂季孫曰何

爲不樂叔魚曰吾聞晉侯於別處修一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晉故叔魚冠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發兵攻楚楚王茫然是懼以爲無計市偷乃陰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帳帳送與子反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乃往齊軍營偷齊將

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懼失憲怯怖懼伏之也

而逃還也大盜謹佞民之肆害無用之人也

苟有一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閭閻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勢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檼栱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枅直者中繩曲者中鈞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乘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輶地入水則湧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蹠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槐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簾非怨離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裘秋露灑葉而剔簾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

既誥禮樂革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惟然而棄武四郊多曠而擴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瓶容一升半盃蓋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乘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綈者身仰鉤者身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

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曾來攻宋遣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大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托公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以絕代之巧終爲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嗤笑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官笑角以白非黑非通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 均任第二十九

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脚趾脚指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脚趾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者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

舍殊律爲續平焉秦之季業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

## 披

大袖之衣也今之黼衿衣服也

未若戴金冑而擐犀甲也蕭何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微鄒魯諸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慙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遞

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嗤笑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官笑角以白非黑非通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  
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  
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鵠鵠一軒  
鵠鵠一云大鵠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  
鳳北方鳥曰幽昌鵠鳥本處滄溟之角其  
名曰鵠鵠化鵠鵠一飛九萬里翼與青天

足跡浮雲

橫厲寥廓寥空也廓大也

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

跳躍神馬名也

驥驥一驚騰光萬里

驥驥馬是龍之子神馬也驥驥之子曰驥

也

絕塵掣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弱而  
慕冲天之迅大羊之蹄而觀追日之步勢不

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蠻蝎

食豆葉之蟲也

而能化蠻蝎

食桑葉之蟲也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蠻蝎與蠻蝎

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  
與不伏者蠻蝎大越雞小也夫龍蛇有翻騰  
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  
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蠻蝎不能昇者無其質  
也勢位雖高膚蔽不能治者之其德也故智  
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憂廣以小謀大  
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剖  
雞之嘆子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  
子皮使尹何爲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放出  
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

○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

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  
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  
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  
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譎缺之變地文失必  
有崩塌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  
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  
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言之善則千里應

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過  
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  
言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舍鋒刃不可動  
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  
其所傷者不慎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  
蟬口之銘

周公廟中鑄金人爲三蟬其口書其背曰  
我是古之慎言人也

○所以警懲言快者說

防口說也

○口舌者患禍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

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  
亡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復追其猶射也  
懶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  
可得也易誠懶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礮

力甘儲所磨懶機既發豈駭電所追皆前

聖之至慎後人之挺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  
聞者輕言自致害滅昔知伯失言於水灌韓  
魏躊躇其肘足

知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灌朝

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侯魏侯登

高晉水知伯失言曰洚水可以灌安邑汾

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

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射武子

射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使出宣子謂武子

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君明日卯時出兵與知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兩頭即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之用爲穢器此爲不慎言之失也

魏武編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弋

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方無主英

偉並起袁紹起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

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劉備字玄

德皆大志來過曹操操與同食而謂言天

下英雄唯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本

初煮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

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弋筋背操

走入徐州後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王

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爲三

國者也

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土割岷

蜀亡敗長豐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

棠磯公謀而終夜獨寢

韓昭侯爵名棠磯地名爵號公韓昭與

棠磯公語棠磯公謂韓侯曰爲人主者言

泄左右亦如玉卮置酒韓侯於是終夜獨

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妾也

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

言之泄於左右也

孔光爲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溫室

庭前有何樹木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溫室

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

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

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  
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  
行口無過言也

劉子卷之六

劉子卷之七

滑州錄事參軍東孝政註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託龜砧以成純鈎楚柘質勁必

滑撓檠上步請反下音嚴

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

以成搏弓博丁大了是二切

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

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龜砧者衷

不平也撓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

必假矯以脩束心闇於自招則假言以樂行

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假矯

之功也行之所以榮善言之益也鏡矯理形

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

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欲矯之理其

髮不顧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

不亦倒手爲衣冠者已手不能製則之趙鄉

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

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